

# 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旋律 以司法审判实践为切入点

——评我国首部环保司法题材电视剧《江河之上》

李淑红 彭晨雨



电视剧《江河之上》剧照

的科普,才得以知晓金雕作为顶级的捕食者一旦消失势必会打破食物链的平衡,让400多种动物处于濒危之中。金雕必须生活在没有污染的环境中,而不能被简单圈养在家中,不能因为无知造成宝贵动物的濒危甚至灭绝。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指引下,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该剧以这起饱受争议的案件为引,将生态保护的讨论推向高潮。江河之上,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的是物种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江河不宁,侵犯的是生命安宁。

剧中夏未冬的父亲也曾是一名环境保护工作者,但不幸保护野生动物而去世,这个短暂出现在回忆中的角色,以保护大自然为生活和工作,最终也将生命献给了大自然。他所代表的,是所有为保护环境而奉献的环境保护工作者。正是因为过去一代代为保护环境而默默努力的人,我们才得以在当代享受自然生态的福利。

随着剧情的推进,剧中讲述的金雕非法买卖案、非法捕捞案、非法排污案、盗伐林木案以及关联的故意伤害、行贿受贿等案件,都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不仅与当代人民休戚相关,其中所折射出的环境保护价值,还有利于保障环境资源代际公平。

不论是描写前辈为保护环境奉献生命,还是通过热点案件呼吁当代为野生动物提供合理生存空间、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永续发展,该剧通过细腻的人物描写和磅礴的案件描述,展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在当代,利在千秋。江河动荡,动摇的是未来发展根基。

## 奏响以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三重奏”

剧中罗远法官在辞职报告中写道:“法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坚守法律的底线,还可以走得更远。”“更远”在哪里?他的报告中没有答案,但最终并未辞职的他在环境审判司法实践的试点和创新中逐渐得到解答。“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用法治工具向前迈进,守住生态红线,保护生态环境,这便是罗远法官的答案。以此为中心,《江河之上》奏响了以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三重奏”。

在剧中,江石化工厂排放污水案的处理引发了一场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尝试。尽管这一创新备受争议,但作品通过曲副院长之口表达了对法律灵活性和社会进步的认识:“法律的适用,它是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时代在不断地进步,法治建设也必须同步跟上才行啊。”

这种观点突显了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时,法治建设需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重要性,也是剧中的第一重奏:聚焦法定职权,健全环保法律体系。

尽管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起步之初受到了质疑和反对,但它反映了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迫切需求,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这需要法律界和社会界的共同努力,以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持续进步。

剧中的第二重奏是“推动司法改革,建设专业审判队伍”。江石化案既是一个灾难、一个教训,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由此设立的环境保护审判庭也是司法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几位具有不同审判背景的法官共同参与七星县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试点,从基层发现问题,在摸索中解决问题,试点的成功让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司法改革。

除此之外,法院在环保案件审判实践中也要注重提升审判队伍专业性,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创新生态补偿制度。在剧中,夏未冬教授先后在多起案件中作为专家辅助人参与庭审并提供专业意见,后又受聘为环保庭的专业顾问协助案件审理。损害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长期性,而且环境污染的认定往往鉴定成本高、专业性强,仅凭法律知识难以作出公正裁决,需要根据环保案件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为审判团队注入更加专业、鲜活的力量,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法治工作队伍。

在袁笑笑非法交易金雕案中,林海岚法官在宣判时指出“如果有人非法售卖大熊猫,公众都会清楚地认识到这是违法行为,但是同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金雕,大家却不清楚,法庭建议相关单位在日后的普法工作上必须重视濒危动物知识的普及。”正因无知,袁笑笑的善举才酿成大祸;在胡勇盗伐林木案判决时,当事人胡勇也不理解劳苦功高作为罚则的含义。法律没有办法教育人,但是教育可以,在该剧的刻画中,有高素质教育背景的大学生和从事体力劳动的朴素村民都是法治教育的对象,而在现实中,环境保护法治教育也同样任重道远。

加强法治教育,提升公民法律素养,是法治建设的基石,而环境保护作为曾经被忽视的法治领域,环保法治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便是《江河之上》三重奏的最强音。

“我们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江河之上》浓墨重彩地描绘大场景的同时又细腻柔软地刻画小人物,展现了一群敢作敢为、意志坚定、热爱自然、守护正义的法律工作者和环境保护者的进取与担当。该剧以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主旋律,以司法审判实践作为切入点,由此带来的启发是,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我们要树立法治治理思维,开拓生态文明视野,在江河之上,为人民谋福祉,为生命谋繁荣,为未来谋发展。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什么是现实?是客观的存在还是主观认知?

什么是虚构?是想象的天马行空,还是现实的改头换面?

如何了解真相?科学与逻辑能否提供足够的依据?

如何做出判断?根据实证推理还是情感记忆?

在悬疑与法庭题材的表象之下,法国电影《坠落的审判》没有落入罪与罚、罪与罚的简单框架,而是对现代社会遵守的医学、技术、法律、逻辑以及浸润个体生命的认知、情感与记忆加以考量。没有上帝视角。从角色到观众,人人都是盲人摸象,徘徊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灰色地带。一桩貌似平常的社会事件,层层剥离出个体认知的局限、司法体系的无力、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复杂多元。即便强烈的问题意识导致少量台词教条生硬,电影依然令人回味,皆因编剧和导演未曾提供标准答案。

影片所涉议题驳杂,观影者仁者见仁,触动各自不同。尽管如此,基本结构仍可归纳为客观真实、主观真实与虚构的三角关系,由此产生法律(社会机制)、婚姻(情感生活)与文学(精神世界)三重议题,而所有议题最终都要回归围绕电影的核心叩问:何为真相?这也是观众明知电影不过是披着悬疑案件外衣,但仍执着于讨论女主角是否为杀害丈夫的凶手。是的,当我们在讨论“何为真相”之时,不管路径是怎样的,我们都已经在导演的安排下经历了一场颠覆真相认知的风暴。

电影原标题“Anatomie d'une chute”其实意为“对坠楼的剖析”。“剖析”(anatomie)一语多指,是查明案情所必须的医学剖析,也是对社会结构、人类情感、艺术创作的肌理剖析。无处不在的“剖析”带着科学的严谨面孔:死者的信息记录,犯罪现场的还原试验,一丝不苟的图示,证据链条的辩证分析,严谨冷漠的专业术语。然而悖论的是,剖析作为实证主义科学寻求真相的基本手段,其目的是完整复原客观真相,却常常求助于假设、概率乃至主观感受、想象与记忆。检察官一再逼问女学生是否“感觉”到桑德拉的引诱,强迫她“解读一个看不见的人的意图”,并试图用音乐风格乃至小说选段作为证据……

塞缪尔是意外坠落、自杀还是遭推落?是遭蓄意推落还是无意推落?对辩护律师文森特而言这些都不是重点。他“不关心什么是真相”,只清楚何为无罪辩护成功,唯一的策略是论证塞缪尔有自杀企图。文森特要求桑德拉“回忆”塞缪尔的性格和人生经历,“证明”他的自杀倾向。从那一刻起,一直表示不相信丈夫自杀的桑德拉开始有目标地选择和组织记忆。她很快回忆起塞缪尔酗酒、服药、对儿子的负疚感以及事业的挫败,她有意隐瞒了自己的出轨、夫妻日常争吵和暴力。在律师的专业指导下,她组织了一套指向明确的叙事话语:塞缪尔因儿子失明深感愧疚,因工作失败陷入抑郁,最终导致自杀。

那么桑德拉是否有罪?这位极具魅力的德国女性,金色短发和高大的体魄散发出强烈的中性力量。理性独立又高度自律,她总能保持自己的节奏,不会因为自我内耗而踟躇不前。而因为原生家庭的痛苦,她又是一位道德淡漠、自我中心,狂怒时有暴力倾向的伴侣。在这复杂的个性之上,她还是一位心思缜密、深谙人性,富于创造力的小说家。现实与虚构的交替,想象与生活的融合从来都是她擅长的领域。脱罪愿望和文学才华决定了她有必要的也有能力营造出对自己有利的叙事。

如何判断她的证言中掺杂多少事实与谎言?影片之初,导演已然借采访者之口提出问题:“你说你的书总是真实与虚构交替,这就让我们想分辨出哪些部分是真实,哪些部分是虚构。”桑德拉顾左右而言他,难以提供答案。正如她反心理医生时所言:“也许塞缪尔需要按照你描述的那样看待事物,但是如果我去看心理医生,他也可以站在这里说塞缪尔的一些很难听的事情,但说的那些事情就一定是真的吗?”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认知与想象,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相”?痛苦的倾诉是否比有组织的回忆更贴近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否一切话语(证言)都是文学,一切叙事都是陷阱?

在桑德拉否认塞缪尔的录音是事实的时候,文森特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事实?”他建议桑德拉用别人可能看她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因为“审判的重点不是关于真相”。庭审中,每个发言者都在论证自己看到的“事实”。“事实如此”“事实应当如此”以及“我认为事实如此”,不同的概念彼此纠缠。法庭需要“回到事实”。怎样的事实?司法部派来的监护人(其姓名Berger正是牧羊人之意)告诉丹尼尔:“当我们缺乏判断某事的要素,而这种缺乏无法忍受时,我们能做的就是作出决定。为了克服疑虑,有时我们必须选择倾向于某一方面而不是另一方面。既然你必须相信一件事,但有两种选择,你必须选择。”

丹尼尔并非没有怀疑过母亲,但他始终深爱她,想保护她,因而记忆会“从百分之百确定变为不确定”。经过洗礼的丹尼尔理解法庭关心的是“可证明的真相”。一旦作出选择,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他甚至要在“某种意义上编造自己所相信的”。于是他主动要求作证。丹尼尔叙述的时候,镜头切换到塞缪尔的头特写。塞缪尔的嘴唇在翕动,说话的声音却属于丹尼尔,这无疑在暗示孩子为营救母亲而“改造”了记忆。“如果说她杀了他,我想不通;如果说他自杀,我能想通。”丹尼尔最终选择了自己的情感与逻辑能够理解并接受的“真相”。

在丹尼尔证词的帮助下,桑德拉被无罪释放了。这是法庭裁定的“真相”。然而,塞缪尔到底因何坠落?头部的钝击伤源自何处?案件疑点仍未得到解释。法律真相与客观真相之间仍然距离遥远。当观众为富于魅力的桑德拉无罪释放而松了口气时,会突然意识到,或许这是文学对法律的胜利,而我们落入了人物与导演的双重叙事陷阱。

片尾,桑德拉走进丈夫的书房,以放松的姿态躺上沙发,与宠物狗史努比相拥而眠。夜色静谧,晦暗而朦胧。一切皆为表象,真相仍在迷雾中。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巴黎第四大学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

# 颠覆真相认知的风暴

——观影片《坠落的审判》

罗浩

# 《灿烂的她》:改写与重述,关怀与焦虑

姜瑀



翻拍自《季春奶奶》的《灿烂的她》,呈现了一种标准的失败。

创作始于模仿,本是颠扑不破的艺术规律,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华语院线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翻拍片。在当下“改编”和“翻拍”之间的区分尚无成文定规,但是二者在日常语境中似乎又有着约定俗成的含义。大体上看,“改编”用于同一内容的跨媒介创作,“翻拍”则不涉及媒介的改变。

如果说翻拍自《百元之恋》(2014,日本)的《热辣滚烫》,由于精准捕捉到了此时此地的女性的共同情绪,取得了本土化改编的成功,那么翻拍自《季春奶奶》(2016,韩国)的《灿烂的她》,则呈现了一种标准的失败。影片对原作的改动之处,完美地折射出近年华语影视在情感题材上的两大症候:一为不洁恐惧症,二为语言依赖症。

## 不洁恐惧症:人物与环境的净化

公正地说,在韩国电影一以贯之的轻松诙谐的温情系列中,《季春奶奶》并不惊艳之作,只胜在从剧本、制作到表演都高度纯熟的流畅之感。

季春奶奶的儿子葬身大海英年早逝,儿媳离开了家庭,于是奶奶带着小孙女慧智在村子里继续生活。一日慧智在集市上消失,奶奶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和等待。十四年后,慧智带着童年时的手链和蜡笔回到了村庄,祖孙二人重新开始共同生活。中学老师发现了慧智的美术天赋,带她前往首尔参赛。为了避免糟糕的过去对奶奶的打扰,慧智没有回到村子,而是寄去了证明自己已与奶奶无缘关系的鉴定书。原来真正的慧智母女曾经与恩珠父女一起生活,慧智与恩珠分享了与奶奶生活的许多细节。在一场车祸中慧智母女丧生,恩珠爸爸则利用她顶替慧智骗取了保险费。又过了一年,奶奶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恩珠再次回到奶奶身边。临终之际,奶奶轻唤了恩珠的名字,叮嘱她好好生活。最后,恩珠听到了奶奶尚未失智时留下的录音,得知奶奶早已知晓自己不是孙女慧智。

《灿烂的她》从人物设置到情节推进,乃至蜡笔和饰物这样的细节,都非常忠实地复刻了原作。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似乎在努力地呈现“翻拍”一词的原始语意——通过复制来保存图像。影片所做几处较为明显的改动,则似乎意在在原作进行“净化”。

首先是人物的净化。原作中恩珠的小团伙策划了仙人跳,伤人后逃逸,接着恩珠在朋友递来的牛奶盒子上看到了寻人启事。由此

推断,恩珠实际上是为了躲避事端并维持生活,才主动找到了奶奶。《灿烂的她》中斯然拒绝色情直播,跳窗逃跑时将钱和药留给了朋友,自己误打误撞进了冷链运输车被冻僵,司机开仓发现并报警,实际上斯然是被警察送回奶奶身边。至此,女主人公的道德瑕疵已经基本上被清理干净,从原作中在灰色地带游走的边缘底层少女,变成了为了生存小心挣扎、因无人管教而有些叛逆的受害者。为了加强斯然的受害者身份,影片中的所谓反派也变得更坏了,小混混拍摄并张贴斯然的不雅照,父亲从小对她拳脚相加、敲诈勒索。

与此同时影片还净化了环境。原作中会吃掉人类粪便的家畜小猪,变成了一只干净可爱的宠物小狗;奶奶失智后走失被孙女找回的场所,从杂乱无序的乡镇市集变成了海边生长着蔷薇花的礁石。然而,正是不够洁净的家畜和市集,建构了真实可信的农村生活场景;当这些元素被替换成美丽可爱的事物,环境也就变得模糊失真。在一个悬浮的环境之中,要生长出令观众信服的情感是非常困难的。2022年上映的家庭题材影片《妈妈!》,人物同样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上映后受到的批评之一,便是有长期病患的家庭空间绝对难以保证如此整洁有序。

许多影片患上不洁恐惧症,或许是为了避免争议,又或者仅仅是为了不让观众感觉不舒服。然而从叙事的层面看,不洁恐惧症的后果之一乃是主题的偏移。如果说《季春奶奶》要讨论的是爱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么《灿烂的她》则变成了评判一个人要经历多少伤害才值得被原谅、值得被爱。抛开人

生而平等、爱是一种民主乌托邦幻想等现代伦理与审美不谈,仅从市场的角度考虑,观众也早已厌倦了因纯真无暇而被爱的小白花叙事。否则,何以科幻巨制《沙丘2》中悲惨、忧郁、勇敢的男主角在国内各大社交平台上的关注度,几乎被角色表排到前五名之后的菲德·罗斯·哈克南超越?做一个好孩子才会被爱的规训,是很多青少年头上的紧箍咒,成年的我们不会将它丢弃,但我们仍然难以抗拒“疵批美人”身上张狂的有恃无恐。

## 语言依赖症:情感的外化

韩国家庭题材影片的特征之一,是一种日常化的抒情。这里的“日常”不仅仅指向形式和风格,也指向这种情感本身。如果以日本家庭题材擅长处理的幽暗、非常态甚至偏激极端的情感作为比较,韩式温情往往是一种很普遍的甚至可以说很正统的情感。

《季春奶奶》同样如此。按照人之常情,车祸中恩珠不但是活下来的那一个,还利用慧智的身份拿到了保险费,甚至以死者的身份一直生活,得知真相的奶奶在被欺骗的愤恨之外,还会产生对幸存者的迁怒。然而,这些可能引发剧烈冲突的情绪始终隐而不发,影片通过细节的铺垫不断冲淡、抚平这些情绪。其中最典型的是祖孙俩在海边的问答:“天空和大海,哪个更广阔”,奶奶听到恩珠回答“当然是天空”时,已然觉察到恩珠并不是慧智。于是,当观众与恩珠一起听奶奶的录音时,感受到的并不是剧情反转的意外之喜,而是爱可以联结、重组和创造的确信与欣慰。

《灿烂的她》则选择了相反的道路,爱与恨的情感变化都要用非常显豁的语言和行动呈现出来。为此影片增加了两个场景,其一为奶奶得知真相后在警察局扇了斯然一耳光,从她脖子上扯下了当年亲手挂在孙女脖子上的海豚项链。其二为奶奶在法庭上为斯然做不在场证明,用一连串排比句欲抑先扬地认定了斯然“戏假情真”。第一处的增加尚属合理,惠英红扮演的奶奶比原作的季春奶奶脾气更为火爆,结合前段灌醉小混混偷走手机毁掉不雅照的情节来看,人物性格在此处仍然是连贯的。第二处的增加则十分尴尬,一方面村民们齐齐旁听开庭庭的场景出现在中国内地的环境里已然非常失真,另一方面奶奶作为证人在此大段叙述并抒情,显然不符合人物身份,仿佛一夜之间从果敢能干的老年渔女变成了琼瑶剧女主。

何以原作中季春奶奶说“大海比天空更广阔,因为大海可以拥抱天空”时,并不突兀?因为季春奶奶作为海女的劳动贯穿了影片,一位终身与大海关系亲密的海女有此种领悟是自然的,也是可信的。甚至,这样不符合自然规律的领悟,也恰好构成了一个比喻:季春奶奶和恩珠之间超越自然血缘的亲爱。

直白的语言只能用以“说明”感情,然而大多数感情往往经不起“说明”。美术老师指着披着透明塑料布的维纳斯雕塑对恩珠说“你要画的不是那块石头,而是光”,是引导;美术老师撕了斯然的素描习作说“你心里只有阴影吗,看不到光吗”,则是说教。比喻与说明之间,区别不仅仅在于台词的好坏、语言艺术的高低,或许也是创作者认知与心态的差异。大家都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吵架最大声的人,通常最不占理。更重要的是,语言只是叙事的一环,曾几何时电影甚至不需要语言就可以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患上了语言依赖症,通常意味着影片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其他部分已经功能失调。

原创与否,并非衡量一部作品的唯一标准;衡量翻拍片的标准,也不仅仅在于与原作相比的高低好坏。如果从艺术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新的故事,所有的新故事都是对老故事的改写与重述。然而所有的改写与重述,也最能说明此时此地的关怀与焦虑。在这个意义上,《灿烂的她》或许也是一个值得被谈论的标本与范例。

(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